

伍 略 韦文扬 编著



仰阿瑟

YANGXIE SEIL



八集神话电视连续剧：

仰 阿 瑟

伍 略 韦文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仰阿瑟/伍 略 韦文扬编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9

ISBN 7 - 5063 - 2181 - 5

I . 仰… II . ①伍…②韦… III . ①电视文学剧本—
中国—当代②诗歌—中国—当代③ IV .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342 号

仰阿瑟

作者: 伍 略 韦文扬

译者:

责任编辑: 王文平

现任核对: 刘洪美

装帧设计: 杨小鹏

版式设计: 伍 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cn

http://www. zuojiachubanshe.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贵阳云岩科技书刊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 插页: 2 页

印数: 2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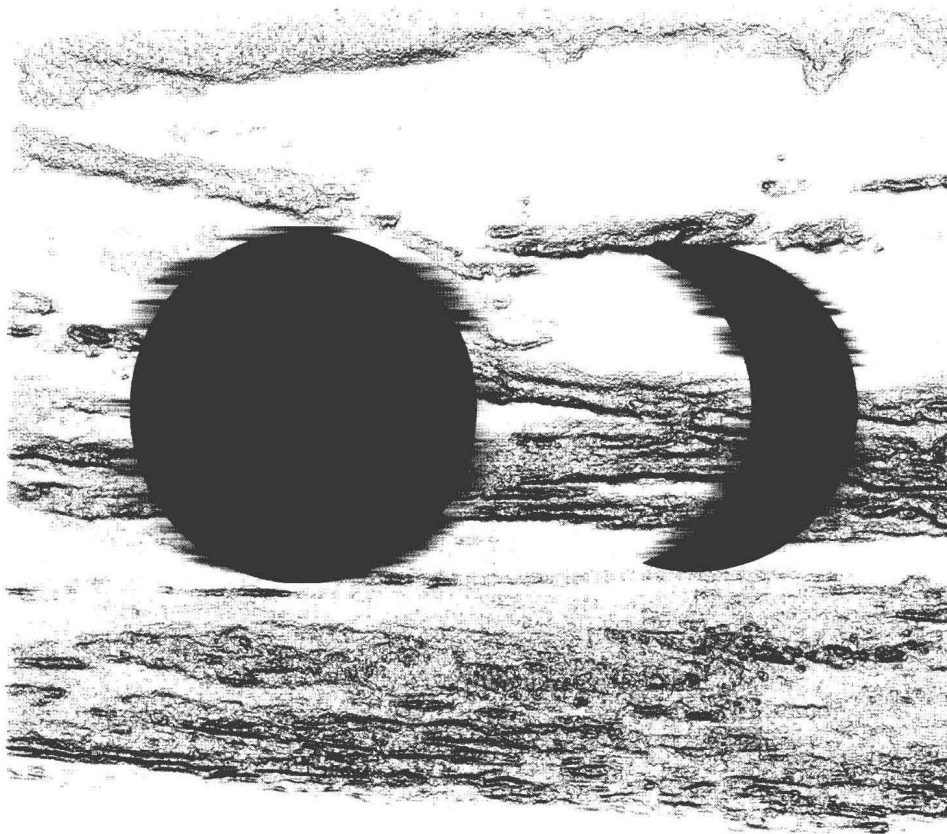
版次: 2001 年 12 月贵阳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贵阳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181 - 5/I. 2165

定价: 25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仰阿瑟

目 录

- 生命的螺旋(代序) 何光渝 (1)
- 诞生(第一集) (8)
- 舅家在哪里(第二集) (27)
- 嫁与太阳(第三集) (52)
- 天上人间(第四集) (75)
- 奔月(第五集) (96)
- 干戈与玉帛(第六集) (117)
- 蝴蝶会(第七集) (137)
- 归来(第八集) (160)
- 戏外话——《仰阿瑟》创作札记
- 伍 略 韦文扬 (183)
- 仰婀莎(苗族神话叙事长诗) 唐春芳
- 伍 略 赵钟海 桂舟人搜集整理
- (198)

复杂的美丽(评论) 巴狄熊·勇斌·作	(215)
苗族传统:从古歌传唱到剧本创作—— 《仰阿瑟》改编的文化意义(评论) 徐新建	(223)
东方女神——苗族女性的魅力(评论) 帕 尼	(237)
原型与想象——电视文学剧本《仰阿瑟》 的人类学阅读(评论) 余达忠	(242)

生命的螺旋(代序)

何光渝

一直生活在贵州，一直“阅读”着贵州，却一直没能够真正懂得贵州。

当然，我所指的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贵州：这里同样有霓虹灯和钢筋水泥的高楼森林，跑着豪华轿车的高速公路和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信息高速公路”，疯狂迷乱的迪厅和闲极无聊抱着哈巴狗逛街的男女……也许规模是小了一些，但别的城市有的，林林总总，这里多少总会有一点。

让人总参悟不透的，是贵州的文化。

读过这部电视连续剧《仰阿瑟》的文学脚本，我再一次确信这一点。

多年来，我逐渐感悟到，这片乡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那来自四面八方、以输入为主的、多元的文化结构；而这多半是源于历代的人口迁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文化生态环境。我因此而以为，这正是认识贵州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贵州文化也因此而可能被视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存在，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研究价值……

但是，这于我，也仅只是感觉而已；要进入研究，谈何容易！于是，往往在某些庄严的场合、聆听某些下车伊始者一脸庄重地放谈贵州观感并为贵州提出若干济世良策时，我会记起苗族“最美丽的”诗篇《仰婀莎》中的诗句：“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劝，/仰婀莎呆呆地站在井边，/无力挑水转回家。”我总会有莫名的无地自容之感，并无端地会想起“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句話来。不过，这“上帝”，当然不是耶稣基督。

苗族神话叙事长诗《仰婀莎》最初被整理成汉文，发表在1958年第2期的贵州文学刊物《山花》上，整理者是唐春芳、伍略、赵钟海和桂舟人，所据为张讲波、张务局等27位苗族歌手的演唱。全诗936行，分为引子、出生、说媒、出嫁、别离、出走、寻找、讲理和尾声共9节我是在许多年后，在阅读包括《开天辟地歌》、《人类起源歌》、《洪水滔天歌》、《跋山涉水歌》等苗族古歌和《爷兹力塘歌》、《张秀眉歌》等苗族叙事长诗的汉字文本时，才读到它。但是，说实话，无论如何，我始终无法体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法体验到这些古老诗篇的真正内蕴。从翻译为汉字的文本，我只能读到苗族历史、神话和传说中表层的、“显性”的故事、人物和世相，却始终无法读懂他们以何种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他们在不同世代口耳相传这些故事时的不同语言和心态，以及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复杂的民族情感……我曾在苗乡腹地雷公山的一个寨子里，听三位六十六岁的同庚老人用苗话坐唱“讲古”，他们你一段我一段、滔滔不绝地唱着，呷一口酒又牵出一串，声音苍老，但忘情陶醉的神态使他们变得年轻，以致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把这古歌唱了一生一世。我也曾在“千户苗寨”西江的中学操场上，听一群苗家女学生用芦笙伴唱一首又一首苗歌，据说也是一些古歌的片段，我完全听不懂她们唱的是

什么,却又分明感觉到其间有着与老人们截然不同的韵味和阐释。语言的障碍,使我无法体味到苗家人歌吟时的情感波澜,我只能从自己所能捕捉到的某些语音变化中,感觉到其中的一点点“苗味”。这种感觉,只算得自以为是,是不可与人言的;更不敢在苗家人面前说三道四,让“上帝”发笑。

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在那些无稽可考的时代的古歌或叙事诗中,怎样才能把事实和虚构区分开来呢?在《跋山涉水歌》或《仰婀莎》中,可能就包含着许多关于苗族的真实的人及事的回忆。在这些只在口头传唱的诗篇中,自然的事件和奇迹,就像在历史中那样混杂在一起。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故事中所涉及到的可能就是历史。也许,在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民间歌者传播的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而且是最好的历史。

在民间叙事诗《仰婀莎》和电视剧脚本《仰阿瑟》中,人格化的自然及其现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苗家祖先的心目中,人和神一起,共同支配着自然并干预着人和神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法权,对伟大的自然——天、地、日、月、云、雾、水、火、风及一草一木、鸟兽虫鱼的崇拜,对于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美好世界的景仰,对道义的敬重和对正直的赞美……如果从这样的思想线索出发,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在整个文明史中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思维从神话气质向历史气质的过渡。与其他民族相似,在苗族这里,这种变化也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在许多世纪过程中逐渐实现。在我看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能把神话只看作愚昧、迷误和荒谬,相反,神话是人类智慧的有趣的产物。这是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任何时候也没发生过的事件的虚构故事。但是,解释神话不能只是单纯的猜想,而是应该探究原因:先民们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传说着故事?一代又一代新的歌手和讲

故事者，都在用新的形式来传播神话，以便使它们适应新的听众。故事中的一些材料，会因此而一去不复返地遗失；同样，故事中精华的材料，也会因此而能够保存下来，并熔融进若干新质。神话传说以这种方式的发展和变化，更使得今天的研究者不敢轻视任何获得了神话形式的故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都能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未必能从它们的历史中知道。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谈及自己对于苗族文化的崇敬和迷惑，是因一个山中苗寨的芦笙场而引发。那是一个局促于苗家吊脚楼间的小院坝，长不过七八丈，宽不过五六丈。场地上铺砌着若干鹅卵石；中心之处，是一个巨大的青石磨盘，盘上的道道刻痕已被岁月剥蚀，残留着无数浅浅的螺旋纹样；磨心处，有一只深深的孔眼。乍一看，并无任何足以引人注目之处。但在蓦然间，我突然发现，看似杂乱无序的满坝鹅卵石，显现出它们的真实形态：磨心处呈现出太阳纹，一个个同心圆正从那里扩展开去，如铜鼓擂响时漾起的波浪，一浪追一浪，组合成一个硕大无朋的螺旋纹样。而我正身处这个巨大的旋涡之中，如同站立在一面巨大的铜鼓鼓面上。在写那感受时，其实我并没有读懂它的真正含义，虽然我知道，螺旋纹样是几乎出现在世界所有民族生活中的装饰形态；苗家若干以芦笙为载体所引导来的舞蹈、对歌、摆古、寻偶、斗牛、赛马等活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服饰、工艺和心态等等，都是作为苗族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形态而闻名遐迩；虽然我也知道，不少研究者认为，苗族文化呈现着十分明显的血缘性和地缘性色彩；可是，我却无法参透这个小小苗寨中，这个古老神秘而又现实得可触可感、用鹅卵石砌就的螺旋纹样芦笙场，在那一瞬间给予我的某种直觉和启示。虽然我还知道，无处不在的螺旋是生物机体的基本形式，是生命

存在的基本形式，它包含了许多内在的合理性和外在的美，是自然选择的鬼斧神工。但我这样问自己：“世界原来很小。它为何会变得很大很大，让人感到如此陌生？”或许还可以换另一种说法“人类原来相亲相爱，他们为何会变得互不相让？”……

时至今日，我仍然这样在问自己。任何一个民族，都把自己的创世纪、生产、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记录在口耳的民间文学中，铭刻于绵延不绝的各种民俗事象中。在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民谣等形式里，融汇着神秘而绚丽的民俗礼仪，传播着民族艰难的生存命运和顽强的人格力量，作为民族自我激励的精神支柱，也因此充满了鲜明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也必然隐含着民族社会群体的心理结构“基因”。比如，苗族拥有长河般曲折的历史；没有文字的苗族把自己的历史载入了非文字的“史书”中，让自己民族的血统在她的语言、风俗、服饰、芦笙、吊脚楼、古歌和《仰婀莎》等形态中代代相传。我注意到，苗族历史研究者有这样一种描述：自黄帝起，数千年以来，苗族社会与主流社会文化在接触中一直是以战争的形式在进行，因而有“五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之说，征苗、剿“蛮”的战事直到清同治年间才得以停息；几乎所有的“正统”史籍、典籍如《尚书·大禹谟》、《尚书·尧典》、《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正义》等中，都有皇权势力征伐苗族人民的记载，并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华各民族大家庭中很少见。这固然会让人深感到苗族历史的坎坷和悲壮。但是，又有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拥有如此惨烈、大征战大迁徙历史的民族，在自己的神话叙事长诗《仰阿莎》中，却是用“讲理”的、和平的方式，来圆满解决太阳与月亮因美丽的仰阿莎而引发的势不两立的争端；而不是如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昂记》所描述的阿凯亚人那样，因伊利昂城的王子骗走

了墨涅拉奥斯美貌的妻子海伦，便在迈锡尼的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攻打伊利昂城，进行了长达十年血流成河的战争。可列出探究的问题，显然不仅此一个。我想，这其中，就蕴藏着某种关于民族传统中最为隐秘的学与问。

眼前的这部电视连续剧文学脚本，与1958年初整理发表的叙事长诗《仰阿瑟》相比，已经有了若干的不同。这自然就是伍略和韦文扬这两位分属于两代的苗族作家，对自己民族历史所作出的“这一种”文学阐释。他们当然是现今时代的歌者，他们也当然是在运用新的形式来传播关于仰阿瑟的美丽神话，以便使它适应于这个时代新的受众。我相信，他们是以一种文化的远见，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激情在书写，他们一定极想通过电视这一强势媒体，广泛传布自己对于仰阿瑟这一古老形象的现代的开掘。

剧本的结尾处，仰阿瑟有这样的话“……我也有我对生活的向往，有我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有我的一杆秤。”在我看来，这时的仰阿瑟终于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提升；比她更美丽的小阿仰的登场，预示了被若干专家称为“最不可思议、最迷人的”在螺旋曲线中的生命进化。这正是苗族的生命螺旋向更高境界的飞扬。

然而，要把这样一个恢宏而美丽的故事植为电视，要把这样一个如苗族历史般深邃隽永的神话化为可视的画面，谈何容易！且不说其内涵的广博包容性该如何表现，单是技术上，就会有若干难度极大的问题横亘于前路。记得几年前，天津一位作家曾应中央电视台之约，花一年半时间写下了一部关于敦煌的12集电视片脚本，他写作时也曾怀着一种虔敬于民族文化的精神。可惜“历经四年，周折迭出，终未实现，变成了虚幻”。这位作家说：“关于敦煌所有的事，全都要有一种献身般的精神。这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类似的

情况,贵州的一位彝族作家也曾遭遇过。

我不敢预卜这部《仰阿瑟》作为电视剧的命运。

好在这部作品能以完整的电视文学剧本的形式出版问世,从而可以让蕴含于其间的“神话意义”,通过传统的阅读方式,供人们品味、咀嚼;可以把若干代人心灵中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后人,把一个民族血脉中最精粹的精神传递给所有的民族——试问,还有什么事情比之更有意义和价值呢?

2001年3月于贵阳

第一集 诞生

苗岭山区，千山万壑。山连着山，岭抱着岭，逶迤而来又奔腾而去。清水江、乌江、都柳江、赤水河……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浩浩荡荡，或在转弯处的崖脚下，或在怪石嵯峨的滩口，激起数丈高的浪花，吼声如雷。

江边的苗寨，半坡上的苗寨、深箐里的苗寨。在我们的镜头掠过这些苗寨时，有两样景点最具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第一是在这些苗寨中点缀着不少吊脚楼，柱子上挂着一串串红辣椒，竹竿上晾着老人和小孩的衣物；第二是寨边都栽有一排排“禾榔”。“禾榔”上挂满了谷把，说明民风醇厚。

冬夜，冰天雪地，竹林里落雪簌簌。一户苗家古老的平房，火塘里柴火正旺，火光中映出围住在火塘边的许多面孔，有男有女，有老年中年，也有少年儿童。这些面孔都显出庄重、专注和神往的表情。一位老人在传歌，白髯拂胸，其声苍老深沉而宏亮。

路有千万条
歌有千万首
千万条路我们不走
千万首歌我们不唱
我们要唱什么歌

我们来唱仰阿瑟

.....

在歌声中推出远古混沌，鸿蒙初开的景象。一棵大枫树在雷鸣闪电中忽然倒地。枫树在枯朽，枯朽的枫木心心粉化出一只硕大的蝴蝶。大蝴蝶在翩翩飞舞，沿着一条自由奔腾的河流飞去。在一处缓缓的河湾处积浮着许多旋转着蠕动着黄白相间的泡沫，这只大蝴蝶落在水泡沫上，将她的吸管插入泡沫里，久久地吸吮着，她那美丽的翅膀时而拍动，时而收敛。

这只硕大的蝴蝶离开那水泡沫，飞越过许多山岭和沟壑，最后落在一处草坪上，产下十二枚青蛋花蛋，但她自己却不抱孵，而是让一只脊宇鸟来抱。在远古洪荒的大背景下，银屏上出现了如下的画面：一只巨大的脊宇鸟，正在抱孵那十二个青蛋、花蛋，目光里充满着睿智与慈爱。春天的桃花纷纷陨落在她身上；夏日的骄阳和暴雨在向她肆虐；秋天的落叶堆积在她宽大的脊背上；严冬的皑皑白雪包裹在她的身上……许多年过去了，她的羽毛已经脱落殆尽，神色疲惫。脊宇鸟挣扎着站起来，拍动着她的翅膀。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又深情地注视那十二个蛋。

画外音：“已经十三年了，你们怎么还不出来呀……我的身体开始变冷了……你们再不出来，我就要飞走了！”

画外音：“妈妈呀妈妈，你再孵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我们就出来了！”脊宇鸟为之一振，伏下巨大的身躯，继续孵蛋。经过十三个春秋才孵出人类的始祖告央，以及龙、虎、牛、猴、蛇、兔……狗、猪等等十二个兄弟。

告央是老大，是他最先在蛋壳里和脊宇鸟对话，但他却是最后一个破壳而出。苗族人因此尊称枫树为“母亲树”，尊称那只硕大的蝴蝶为“蝴蝶妈妈”，尊称告央为苗族的始祖。

每隔十三年他们要举行一次隆重而盛大的杀牛祭祖的大典，从枫木鼓里请出蝴蝶妈妈和告央始祖接受子孙所奉献的牲醴，祈求他们保佑子孙繁衍，五谷丰收。

我们的镜头穿过那远古洪荒迷蒙的景象，迭印出黄河那滚滚浪头和长江那滔滔白浪，然后又从洞庭湖和鄱阳湖那浩淼的湖面，渐次往西移到苗岭山区，清水江、乌江、都柳江在崇山峻岭中逶迤而去。我们在黄河南岸看到有一些弃置在岸边的独木舟，沙滩上有散乱脚印，分明是一种往南溃逃的脚印。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大湖的周边已经建起的家园又被弃置了，山坳上留下那古旧的纺车和打破的陶钵。当我们的镜头扫到苗岭山区时，有一种含混而宏博的声音似乎从大地的深处传来，又似乎从大山深处传来，一种很有节奏的声音。

蓬叶——蓬叶——蓬叶——

它似乎是大地母亲的心搏，又似乎是大地母亲腹中所发出的胎音。

我们的镜头就是在寻找这种音源，扫过几多画面。画面中出现一群锦鸡，在高高地引颈谛听……一群野鹿突然停止奔窜，屏声谛听……鸟雀在树上凝然不动，也似乎在聆听这种声音从何处传来……蜜蜂在飞舞，它们也似乎在为这种声音所激动。

蓬叶——蓬叶——蓬叶——

清水江上，一只硕大无比的老螃蟹从水中爬到岸上，睁开一双大螯在舞动，闪动着眼珠，左看右看。它不时偏头贴在地面上倾听着什么，似乎也在寻找这种声音。

在老螃蟹的身后，有秩序地跟着一串大小不等的螃蟹，而从河中还不断有着众多大小不等的螃蟹爬到岸上，跟在老螃蟹所率领的队伍，愈来愈多，蔚为壮观。